



二流堂紀事



——唐瑜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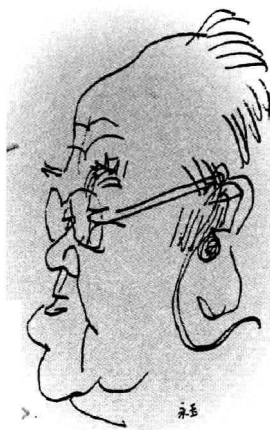


二流堂主老舍閑筆

甲戌年
老舍

小

安徽文艺出版社



二流董纪事



唐瑜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封面设计：丁 明

二 流 堂 纪 事

唐 瑜 著

责任编辑：马晓芸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 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肥西县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4

字 数：330 千字

版 次：1997 年 4 月第 1 版 199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0000

标准书号：ISBN7—5396—1531—1/I·1423

定 价：17.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阿朗书序

吴祖光

距今两千多年以前的战国时代，齐国出了一个著名的孟尝君，以好客知名于世。据史书记载，他供养的食客多达数千人之众。人多了当然鱼龙混杂，宾客之中甚至有鸡鸣狗盗之徒；然而却是这样的朋友能在危急之中救他逃脱灾难，更使他名闻天下。

今世当然不会再有这样的孟尝君了，但是我们朋友之中一位姓唐名瑜的现年八十有四岁的老人却赫然重现孟尝君之风度于当世。我是在八年抗日战争的1942年认识他的，从认识他的那天起，就跟着大家叫他做阿朗，一叫叫了五十四年，半个世

纪过去了，直到现在为他的“文集”写序时才想起这个唐瑜为什么叫做阿朗？想来想去霍然想通，大概是由于他是潮州人，潮州话十分难懂，譬如：“潮州人”就念做“丢鳩啲”，三个字都读阴平声，阿朗，就是取其最后一个“啲”字。打电话去问郁风，她亦以为然。奇怪的是这么多相交半世纪的朋友，过去竟谁也没有想到研究一下“必也正名乎”这等重要的问题。

我是通过画家丁聪认识阿朗的，又是因为当时要在陪都重庆上演我的第二个话剧《正气歌》，丁聪是这出戏的服装设计，引我去他寄住的唐瑜家里相识。这是一幢唐瑜新造的小房子，当中一间作客厅用。两边两间卧室，一间住了当时的著名女演员凤子，另一间住的是音乐家盛家伦和丁聪，以及唐瑜自己。这样的住法，显然是由于男女有别的缘故。待我看到同样大小的两间房，一个女客住了一间，三个男人住了另一间，由于屋里只有一张床，于是宁肯让床空着，三个男子汉都睡在地毯上。这样尊重女权的风格，使我肃然起敬。

我完全想象不到，在30年代，唐瑜就是上海联华电影画报的高级记者和编辑。著名女演员阮玲玉的自杀悲剧发生后，他写的题为《谁杀害了阮玲玉》的报导文章震撼当世，使世人久久难忘。但在重庆自我和他相识以后，却再也没有见他写过一篇文章。

不写文章，那么他干什么呢？我的印象中他最大的兴趣是建造房屋。而他建造房子不是为了卖屋赚钱，却都是造给朋友们的。譬如上面提到的三间房子；后来夏衍先生一家住的房子；以及最后那所较大的房子“碧庐”；就住进去不少人，我也住了一阵子。哪里来的钱供朋友们吃、住呢？我只

知道他是南洋华侨，有一个有钱的哥哥，经常汇钱给兄弟用。他从南洋来重庆的时候，带回小轿车、大卡车好多辆，车上还装满了吃、用的东西……，他把车都卖了，车上的食品都和朋友们一起吃掉了。我至今记得有一晚重庆下雨，我和唐瑜从外面一起回家，走到中一路四德村，下坡便是我们住的大房子“碧庐”。他忽然把我拉住了，站定看远处一辆豪华大轿车开过来，飞驰经过我们身旁的泥塘，连泥带水溅了我俩一身。我正要怪他为什么拉住我，他却呆呆地目送那辆漂亮的大汽车去远……，然后对我说：“这是我的车，卖了……。”

“碧庐”是至今令人难忘的地方。“碧庐”这个名字实是“壁炉”的谐音，重庆山城，四季多雨，冬天遇雨，居家人多靠炭火取暖。用过西式房屋的壁炉的，特别喜欢这个温暖的情调，大家围坐，实是一种享受，就凭这一项，也招来了重庆许多文人朋友。“碧庐”地处四德村坡下的一块平地，有些树木，除了有几个小间外，最好的是一间大厅，甚至可以大家欢聚跳舞，很快地成为重庆文艺界人士喜欢的地方。

那时许多和中共来往较频的朋友大都看到过从延安来的一出秧歌剧《兄妹开荒》，是十八集团军办事处招待大家去看的。剧中一个陕北名词“二流子”引起大家的兴趣，文艺工作者不需要严格的上班办公，平时生活比较自由，从事专业的写作、排练、表演……亦尽有自由支配的余地，所以一下子便接受了“二流子”的趣味。甚至有一次郭沫若先生来到“碧庐”聊天时，兴致勃勃地要给“二流堂”题块匾额挂挂，但由于没找到宣纸和毛笔而没有题成。

不久成立了新中国。不过八年功夫的1957年，发起了“整风”运动，号召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

□ 二流堂纪事

闻者足戒。”然而在人们响应号召发言之后，又说：“这是引蛇出洞的阴谋”，于是几乎近百万的知识分子都一瞬间被打成反党的右派分子。而其中一个重点竟是“碧庐”的所在地的“二流堂”，更出乎意外的是“二流堂”主犯竟是我吴祖光。就这样被打、被抄家、被游街示众、被流放，殃及子女不能正常升学，妻子成残废……。待到进入80年代，我得到“彻底改正”时，青春岁月、壮丽、辉煌……都过去了。当然，事物都有两面性，我得到的苦难锻炼却是别人没有得到过的，虽然我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但是，我至今依然深深地衷心地热爱我们“二流堂”的堂长唐瑜仁兄。他的路子走得正，建国开始，他穿过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装，主持他热爱的幻灯艺术事业。如今光荣退休，又随心所欲地远出国门，到遥远的美洲支持女儿的事业，并且潇洒地以为外孙女儿洗尿布为乐。然而更使我惊喜的是，半生交往之中，虽不见阿朗执笔为文，却在近年的海内外中文报刊上不断看到署名唐瑜的随笔文章，充溢生命的活力，似乎把半个世纪压抑的文思在顷刻之间喷涌而出，无论是回忆往昔，或是刻划今日，娓娓而道，都能引人入胜，如今编集成书字字珠玑，命我为序，敬书如上。

1996年5月12日

两公婆对话（代序）

黄苗子 郁风

苗：

唐老人心狠手辣，对朋友绝不手软，都80多岁人了！他拿出他的现成文章，却逼着我们限期写序，真太不管人死活了。即使专政，也得讲个人民民主专政嘛。

麻烦是你惹出来的，谁叫你推荐他写这写那，干脆让这老头专职给小孙女喂牛奶洗尿片以娱晚景多好！什么《二流堂纪事》？现代人感兴趣的是“娱乐城”、“卡拉OK”，谁有闲心去过问什么“耳流糖”！

风：

什么我惹出来的？三年前我的专栏想脱身，是他自愿上马接任。至于写什么“耳流糖”或什么“鼻医盐”，都是他的事。当然，他为孙女洗尿片也是一乐也，可唐

□ 二流堂纪事

老人还有一肚子料，不让他放出来，是会憋死的。再说，人们都爱听故事，特别是真人真事，故事讲得好，还怕没人听？

苗：

那倒也是，明末柳敬亭说“三国”，现代扬州王少堂说武松，博得满堂哭笑。可这什么“二流堂”，到底算个啥名堂？

风：

“二流堂”不比忠义堂，梁山泊好汉们是自以为荣、信誓旦旦、自愿结盟的实体。“二流堂”却只是一个偶然的玩笑，竟然演变成煞有介事的被假定的实体，甚至轰动一时，谈虎色变。可谁也说不清哪年哪月成立，究竟有多少成员。不管怎样吧？它毕竟也是个“堂”呀！至少，比高衙内的白虎堂正派，比贾似道的半闲堂干净（那里有鬼），比袁世凯的居仁堂仁义。它不卖膏药，不同于同仁堂；它不搞甲骨文字，也不同于郭鼎堂^①……

苗：

你越说越扯远了！我们这神州华夏，历史长，故事也多，什么事都有人编排出来，演出有声有色的悲喜剧，有趣也就在于此。“二流堂”究竟是谈虎色变的实体，还是“二流堂”只不过是块“泡泡糖”，是吹起来的，唐老人是“堂长”，是最有资格的见证人，庄周变蝴蝶，蝴蝶变庄周，唐老人心中却有个底。

风：

对呀！不管真真假假，既然有人认为它曾经存在，那么，唐老人把它串成故事，讲给人听，任人嬉笑，任人怒骂，任

^① 郭鼎堂即最早给“二流堂”命名的郭沫若。

人歪曲，任人宰割，或任人嗤之以鼻……都不管，也总算了却唐老人一番心事。

苗：

唐老人真是闲不住的搞七搞八，他爱管闲事，有好心干的坏事，也有无意中干的好事；还专干吃力不讨好的傻事。

风：

不但此也，他还干些个事不干己偏招横祸的蠢事。这不，“二流堂”他不算主角，可被公认为“堂长”，既是堂长，他也就美滋滋地津津乐道，想起什么就说什么，也不管前言后语，也不管什么安排结构，倒是无意中写成了意识流。名叫纪事，什么都记，如今事过境迁，既无悲哀抱怨，也不愤怒控诉，来得个潇洒，因此也就娓娓动听，所以我支持他写这部书。不过他这种写法有一个问题，就是凡熟人或那同时代的过来人，都能懂得，会心地理解，可一般的读者如没有注释，是否会看得莫明其妙呢？其实他倒不是故意耍花招。

苗：

唐老人是个老实人，但有时也小弄狡猾，不过由于人老实，小狡猾也益见其天真，而无伤于其为老实人。因为读《纪事》者，不必事事相信！但也绝不可认为事事虚妄。昔日乾隆皇帝读纪晓岚的鬼故事书，群臣惶恐地指这位“纪文达公”妖言惑众，请皇上立予诛斥，乾隆慢开金口，只说了十个字“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乾隆当然是一个大封建反动头子，却是个颇善读书者，但愿《纪事》的读者，对于书中牛鬼蛇神，也用乾隆的眼光读之。

是为序。

1996年4月末，北京

高集、高汾来信

朗兄、秀嫂：

姜德明带来的大函拜读，读到屡次跌跤经历和经验，令人啼笑皆非。但吉人天相，七十衰翁居然屡次遇险至今还能嘻嘻哈哈地过日子，实在难得。夏公常说阿朗是个大好人，信然，可是近日眼力不佳，还是要多多注意才好。

京城近事，一是夏公仙逝；一是苗郁由澳返京大办书画展，大体情况你们都已了然，不多赘述。夏公的后事，一是李子云在编《七十年文集》，可在秋季出版；一是王蒙等人在征集文章准备出版纪念文集，应征写追忆文章的人很多，夏公为人得人心，由此可见。朗兄是否也写这东西，在5月底前寄来，以便纳入文集。夏公寿诞时送去的寿礼除花束外，还以我们为名（包括张云乔、陶培唐、金尧如及贤伉俪）托沈宁制了一套毛料睡衣，可惜夏公未及穿用。夏公及其子女都很纪念你们，并对你们远远祝寿并致送寿礼，一再说阿朗夫妇是好人呐！

苗郁书画展到会的人很多，成为京城文化界的一时盛事。在展会上，“二流堂”的人们在京的几乎都到了，也看见之方、宗江

少·放牛娃部长·哈尔滨来客·新疆来客·
上海来客·人变牛·“牛棚”新牛·美哉
“牛棚”·再度砸脚·我的专案组·祸从口出

“牛棚”十记 51

抄家记·公堂志趣·逃出“牛棚”·大“牛棚”·从“永唾不朽”想起·团圆节·老放牛·摔跤冠军·忆苦饭·靠边站

劫后余烬 79

“文革”除夕·“二流堂”的解放·第五十天
·“二流堂”晚会·小家族的新生·“文革”的功劳·第二次“二流堂”会·“二流食寮”预告·八宝山·泪·文化、文化·流浪机关·寄人篱下·一摸之缘·十年糊涂梦
·还原真身·“二流堂”主之印

沧桑篇

从军杂记 105

广州邂逅·陈沂其人·下委任令·网罗天下名角·梦中已成卒·巧遇凤姐·电影城之梦
·江青掌电委会·十八扯

港行之什	117
------	-----

又见香港·依然灰濛濛·牙刷随身带·珠江之泪·黄小子·军装的烦恼·艳遇之谜·兵僚主义

初当运动员	126
-------	-----

我第一次当“运动员”·内查外调·打虎队归来·“三反”自省

抗美援朝	132
------	-----

女兵 H 小姐·伟大的战士·第二次赴朝

反右记	140
-----	-----

“左”网恢恢·剃刀边缘·小媳妇

天堂春梦	145
------	-----

大跃进·“天堂”小记·炼钢、食堂

忆旧篇

思故人	155
-----	-----

怀念尘无·一曲难忘·与老通摆龙门阵·忆郑应时·哀思和忆念·追忆孙师毅·与金焰相处的日子·厉慧良·叶浅予·戴爱莲·堂医与“神医”·忆赵慧琛·说周璇·夏家的故事·回忆“左联”的日子·天堂有事通知我·追梦记

旧梦录

..... 243

少年梦·故乡情·黄大仙·有朋自远方来·亲人的召唤·30年代一部分精英人物·我与“新生活运动”·说秦怡·王晋笙·“宗伯”惟康·黑牡丹·“小白龙”奇谭·赌城之游·新风霞·张正宇·红线女·乔冠华和龚澎·李老师相亲·酒债酒还·缘慳一叹·恍惚昨日事

神仙篇

闲居札记

..... 299

天涯杂缀·恭喜发财·乘车趣事·烟民沧桑录·美国“性骚扰”·加拿大、大家拿·“会海”颂·阮玲玉及其他·废话协会·乔迁之喜·怀念蚊居·《红楼梦》槛外·迁家记·

纯属虚构·TV姑娘·牢不可靠的友谊万岁
·老人节·福兮福兮·无情最是天边月

饮食男女

..... 343

食为天·姑姑筵·食色性也·谭家菜·食在香港·北京菜·包饺子·吃有了新的意义·拟情书·汉城惊艳

南鸿北雁

..... 365

快乐邮递·夏衍老人来信·陈荒煤来信·吴祖光新风霞来信·龚之方来信·陈沂马楠来信·苗子郁风来信·黄宗英来信·高集高汾来信·赵小芹来信·致高集高汾·给黄宗英·致戈扬

杂碎馆

..... 393

闲炒杂碎·风流罪·港行杂记·老与少·轻铁应补烧香拜神·唱歌叫歌吼歌·“好了歌”新编·耶稣、菩萨·千秋功罪谁评说·三千双鞋与五百条毛巾·矛与盾·竞选公子·香烟宣传术·安乐死·开会迷的下场·创造与臆造·超级富翁的诞生·小小丧家犬·VIP·再说“纯属虚构”·黄金与“义士”·八卦生活·伟大作品何处有·白字的传统·道路安装拉链建议·“照片明星”今昔·

“面的”妙哉

补白篇

唐瑜印象	姜德明	427
唐瑜其人其作	邵燕祥	430

后记		432
----------	--	-----

“二流堂”主自传

唐瑜，小名阿朗、阿堵，化名难数，84岁，历经八个鼠年，真老鼠也。

30年代在上海，潘汉年、夏衍牵着走路，手把手教“绘图”；主编《电影新地》、《银座》、《电影艺术周刊》、《中国电影日报》、《小小画报》、《联华画报》、《民族呼声》、《早报》等。

40年代办过三家小印刷厂，一在重庆印《救亡日报》航空版，日寇大轰炸时炸毁；一在运输途中经法属越南“遗失”；一沦陷在缅甸。

50年代，得陈沂大力支持，大家合力，为解决解放军看电影做了点事，致令此生未能交白卷。

60—70年代，体力支出浩大，脑力获充分休息。

生平得二荣衔：“二流堂”堂长；中央（专案）黑帮。

12岁起迷幻灯，妄图以幻灯为儿童、农村搞科技、娱乐，曾自办一幻灯机厂，一“地下工厂”，研究农村光源，所费不貲，终无所成。

不务正业，也无正业；好运动，老运动员也。